

討個吉祥吧！

高明道

吉祥、吉祥——何等悅耳、美妙的詞語！但是，「吉祥」到底指什麼？相傳偈頌為龍樹所撰、釋論為分別明所著的《般若燈論釋》把偈句「戲論息吉祥」的「吉祥」闡釋為「一切災殃悉無體故，名為『吉祥』」，傾向於空性的發揮，未必容易懂。《〈佛地經〉論》的作者「親光菩薩等」則主張「薄伽梵」（即「世尊」）中「薄伽」六義之一為「吉祥」——「一切世間親近供養，咸稱讚故，具『吉祥』義」。到了華夏，隋代名僧慧遠《〈無量壽經〉義疏》就把曹魏康僧鎧譯《無量壽經》「天按樹枝，得攀出池；靈禽翼從，往詣道場；吉祥感徵，表章功祚；哀受施草，敷佛樹下」的「吉祥」訓釋為「是刈草人」，而唐代的在家學者李通玄在其《新〈華嚴經〉論》上乾脆把該詞拆開來解釋，說「云『吉祥』者，眾善所集名『吉』，眾福所加名『祥』」，運用了本土的訓詁方式，跟印度人的想法未必有任何連結。可見，古人要賦予「吉祥」一個貼切的釋義，不免亦有困難。

根據巴利語契經的記載，這個問題早在佛陀在世的時候已經存在，因為曾有天神深夜降臨祇樹給孤獨園來參訪釋尊，跟如來報告說：很多天和人類渴望安樂，想過「眾吉祥」的問題，但是找不到答案，所以恭請善逝宣說「最好的吉祥」。天神的用字遣詞非常中肯：天也好，人也罷，不知多少次探討過諸多的「吉祥」，卻未能產生共識。於是向佛陀請益，且強調希望大導師不要花時間在枝節的不痛癢處，而直接闡明何謂至上「吉祥」。那麼，安樂的追求跟「吉祥」之間有怎麼樣的關係？原來人、天弄不清楚的是安樂的預兆，亦即如何看出自己未來將獲得安樂。「吉祥」此含義，唐代部分學者也知道，因為《瑜伽師地論·本地分·聲聞地》形容預流果聖者時，談到他「終不妄計世瑞吉祥以為清淨」，窺基則說：「『世瑞吉祥』者，謂世人妄計世瑞相，如欲行時，見淨水、香華，是行時瑞相。」就學佛者言，相信這類「吉祥」等於迷信。來訪的天神對那些通俗民間認定的吉凶預兆大概也難以接受，因此，不拖泥帶水直接切入核心問題。

至於佛陀長達十一首偈頌的回答，其內容離不開修行，且從世間法到出世間的解脫，樣樣都涵蓋在內，然礙於篇幅，在此無法一一介紹，僅舉其中數例。在未論及做人處事前，世尊先指出有若干條件扮演基礎的角色，質言之，不具備的話，根本沒有辦法修行，而假若有，就可從中窺出未來安樂的可能。這些行持所依靠的因緣包括對沒有概念的人（傳統所謂「愚夫」）保持距離，但跟認知清楚、無誤的人（即「智者」）經常來往，並加上尊重值得尊重的人。除了這些較涉及社交的因素外，居住的環境也不能不注意，盡可能選擇一處適合生活、愜意可愛的地方。當然，假使具備以上條件，也絕非湊巧偶然，必須以前世所造的善業為因——這是往過去看。朝向未來，就必須給自己合理的目標、

正確的方向，同時也得作個社會上有用的人：不可以沒有知識，或無一技之長；行為舉止都要遵守最基本的規範（避免「十不善」），尤其語言、文字的表達要謹慎、得體。接著佛陀縮小了範圍，談到家庭與工作，諸如對長輩的照顧、給配偶的協助、對子女的付出都認真負責，但所從事的工作也不要給自己太多壓力。再加上培養樂意布施的心，積極透過身、語、意造作白業，幫助有需要的親人，且保護自己不作不光明、惹來批評的事。如此這般，各個建議聽來極其平凡，都未涉及艱澀的修行或高深的境界，但事實上句句都是「至上吉祥」，也就是令人看出：未來必將獲得安樂。佛陀的這些引導不是極具吸引力，值得進一步思考嗎？因為很顯然，新的一年要討個吉祥一點都不難。

